



忻江敏

编著



汉语

社

古代

故事

大观

鬼狐



古代故事大观

鬼 狐

忻江敏 编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狐/忻江敏编著.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0.1

(古代故事大观)

ISBN 7-5432-0374-X

I. 鬼... II. 忻...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0256 号

责任编辑 钱玉林
装帧设计 姜 明

古代故事大观

鬼 狐

忻江敏 编著

世纪出版集团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邮编 200052)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5 字数 234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ISBN 7-5432-0374-X

定价: 14.50 元

前 言

中国古典小说的源头之一——魏晋人的志怪小说如《列异传》、《洞冥记》、《搜神记》、《灵鬼志》和《述异记》等，在漫长的年代里，一直被正统文人学士视为如桓谭在《新论》中所说的仅是远于“大道”的“残丛小语”。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就把小说家附于“诸子略”的末尾，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小说不能与诗赋文章比肩。可有趣的情况是，有关鬼狐精怪题材的创作，却历经各个朝代而不衰，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是达到了辉煌的高峰，并且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一情况，直到晚清随着西方科学和文化对我国强制性的渗入后，才得以打破。

面对这绵延了一千六七百年的传统和卷帙浩繁的鬼狐精怪作品，在惊讶和感叹的同时，不能不让人思考背后的原因。这里面似乎潜藏着我们中华民族潜意识中的一个萦绕不散的情结。

这是什么情结呢？

我以为，这是中国人经由历代文人墨客捉刀，通过看来似乎荒诞不经的志怪小说，试图表达对生与死的终极问题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朴素的、直观的意象性。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在汉代以来的中国一向占据着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而儒家首先关注的是人的生前，而不是死后。孔

子的弟子子路，曾问起有关服事鬼神的问题，孔子直截了当地回答他：“活人都还不能服事，怎能去服事鬼呢？”子路不满足老师的回答，又问：“我还想大胆地问，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孔子显得不耐烦了，干脆地说：“生的道理我们还没弄明白，又怎么能够懂得死呢？”孔子还明确表示，他不喜欢谈论怪异和鬼神的事，也即文献中记载的“子不语怪力乱神”。

就这样，孔子把一直困扰着人们的死的终极问题堵塞了，可拒绝思考，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

“人为什么生？又为什么死？人的形体消失以后，还存在灵魂吗？人死后究竟到哪里去了？除了我们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现实世界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彼岸世界？”这些问题，一直盘旋在人们的心中，如梦如影般挥之难去！

孔子回避的这些问题，恰恰就是志怪小说家们最感兴趣的题材。他们或者充分展开自己的想象，或者广为收集民间的传说，给我们描绘了人死后的情景——一个光怪陆离的鬼魅世界，以及这个鬼世界跟我们活人世界的种种感情纠葛。清代的袁枚把自己的志怪小说集特地取名为《子不语》，那书名，无异于针锋相对地对孔夫子说：“你不说怪异神鬼，我偏偏说！”

那么在志怪小说里，历代的小说家们描绘了怎样一个鬼世界呢？

那里的幽灵们被放逐出了人间，可又依恋着那个原先曾生存过，而且有着感情纠葛的世界；他们既羞于自己的暧昧，常在黑夜里出没，害怕阳光，在人的面前有一种自卑感，却又大胆、直率，敢作敢为，由于不受世俗清规戒律的约束，反而把自己的七情六欲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们隐匿在幽冥中看得见尘世的人们，轻盈地自由出没，来无踪，去无影，而人却看不见他们，即

使与他们邂逅，也像梦中人、镜中影一般扑朔迷离；他们虽死犹生，虽生犹死，处于极具张力的生与死的临界点。他们一方面渴望重返人间，以逃离那个孤寂而寒冷的幽冥世界，另一方面又往往毅然出世，割断与人的感情纠葛，仿佛不堪承受人间太多的苦难和烦恼。

志怪小说家们就这样想象和描绘着另一个鬼的世界。当然，这种想象和描写，在历代的志怪小说里并没有统一的模式。这是因为在中国，从来就没有一种被全民族普遍接受、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所以也不可能像基督教世界那样，曾对生命的终极意义和彼岸世界有过一致的认同。在这一点上，中国历代的志怪小说家们是自由的，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丰富想象纵情描绘各自不同氛围的鬼世界。

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早期的志怪小说，比如干宝的《搜神记》，似乎更多地表现了人和鬼的对立和冲突，在那里，鬼往往显得狰狞可怖，躲在幽冥之中的鬼给人以突然袭击，威胁着人的生存，所以面对如此的凶鬼，人要么害怕恐惧，丧魂落魄，要么机智勇敢地予以捉拿残杀；而在以后的志怪小说里，特别在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鬼跟人有了亲情关系，变得温柔可爱，他们对友谊的纯真和对爱情的忠贞，甚至达到了连人都自愧不如的极致，这就使鬼狐小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吸引人的魅力。

纵观历代的志怪小说，可以发现中国人跟鬼有一种复杂的、既恐惧又依恋的感情联系：恐惧是因为他们可能对我们构成伤害，也恐惧我们自己同样会掉进死亡那深不可测的黑洞；而依恋，则因为他们原本跟我们是同类，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彼此尽管幽明相隔，却依然脉脉含情地互相注视凝望，情爱难

断。

在以人和鬼的关系为基本主题的志怪小说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它一些副线:那就是对神仙和精怪的描写,前者可以说是中国古人对摆脱了生死的超越状态的向往,而后者则是对永恒的自然物和永恒的时间的一种敬畏。神仙和精怪以另一种方式加入了人和鬼的感情纠葛中,从而使原本就离奇的人与鬼的故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神仙们往往成为人在濒临绝境而又无力自救的关键时刻求助的对象,在他们帮助下,一切最终化险为夷,有了大团圆的完美结局。这种对神仙的崇拜和依赖,既显示了中国人在信仰上多神教的特征,也表现出对悲剧性故事的拒斥。而精怪,比如狐、猿、鸟、鱼等动物和各种树木花卉,则被人格化,以它们既有人情感而又超人的神通,奇迹般地加入了人的生活。中国的志怪小说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瑰丽奇异的想象力,是极为令人惊叹的!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必须加以说明,那就是很多志怪小说在劝人为善、惩恶扬善的同时,宣扬了宿命论、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这在宋明清的众多志怪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本书中除了唐人的《定婚店》之外,《李敏求》、《三山福地志》和《离垢园》就是例子。由此也可以看到,儒家的“天命说”和佛教的轮回、因果报应思想对志怪小说的影响。

曾在中国民间产生过广泛影响的道教和佛教,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对鬼神的塑造和描写上,对丰富和推动志怪小说的创作更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志怪小说为什么特别发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志怪小说虽然在形式上显得离奇怪诞,犹如玄幻小说一般令人不可思议,但如果我们把一幅幅变形的图像加以还原的话,

看到的却无往而不是人间的真情实感和尘世生活的众生相：这里有男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如《买粉儿》、《任氏传》和蒲松龄的许多鬼狐小说；有对真诚友谊的讴歌，如《叶生》、《青州贾》；有对人性的弱点和人世间丑恶现象的讽刺和抨击，如《马介甫》、《鄙夫训世》、《李俊》、《老学究》、《讲学》；有对艺术家和工匠们追求完美艺术境界的赞美，如《冥音录》、《汪大郎马》、《圣画》；有对诗境的优美想象和描绘，如《韩生》、《刘讽》；也有对以讹造鬼的心理现象的戏嘲，如《蔡州禳灾》、《田氏子》。

中国的志怪小说创作，可谓蔚然大观，它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史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产生于六朝的《搜神记》，作为志怪小说创作的源头，它还只能勾勒故事轮廓，对人物也缺少细致的描写，显得较粗糙。可发展到了唐人传奇小说，就发生了一个突变，从所选的《任氏传》可以看出，不仅故事变得生动，而且人物也丰满起来，特别是对细节的描写，使人物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境界。唐人传奇小说的雄浑、瑰丽风采以及它那奇特的想象力，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而宋明时期的志怪小说，想象力已大不如唐代，当然它也有自己的风格，往往以一种清癯而蒿然的笔调，深入到市民生活中。另外由于宋明理学的影响，故事中的道德教谕气味加重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物形象的生动。到了清代，志怪小说的创作由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时，各家志怪小说家争相斗妍，各呈自己的风格。这局面一直到清末，由于西方科学和文化的渗入而告终结。

志怪小说在今天显然已成了历史的陈迹，可它的魅力仍然吸引着众多的读者。而它那奇异的想象力，以及荒诞、变形和夸张的创作手法，不由使我们联想起西方卡夫卡的小说、荒诞派戏

剧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志怪小说的诗化创作精神和形式,倒真有些“现代主义”了!

这本“鬼狐”故事集的作品选自六朝至清代的志怪小说,去芜存菁,加以改写。其中唐人小说和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选择的重点,因为它们代表了中国志怪小说创作的两个辉煌的高峰。此外,也兼顾各个历史时期和各家各派的不同风格,以使读者能一窥这一文学样式的发展概貌。这本“鬼狐”集子在选题和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校订上深得出版社责任编辑的帮助,在此表示谢意。尽管改写者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敬待名家大作,可错误恐怕仍在所难免,在此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忻江敏

1998.6.22.

目 录

前言.....	(1)
河间郡男女.....	(1)
谈生妻鬼.....	(3)
宋定伯卖鬼.....	(5)
紫玉韩重.....	(7)
卢充幽婚	(10)
骝马都尉	(14)
白水素女	(16)
买粉儿	(18)
离魂记	(20)
任氏传	(23)
李章武传	(33)
冥音录	(40)
汝阴人	(44)
三卫	(48)
华岳神女	(51)
曹惠	(54)
刘讽	(57)
窈玉	(60)
岑顺	(65)

齐推女	(69)
李俊	(73)
薛伟	(77)
定婚店	(81)
孙恪	(85)
田氏子	(91)
姚坤	(93)
严武盗妾	(96)
李敏求	(99)
东洛张生	(102)
王积薪	(105)
圣画	(107)
洛阳染工见冤鬼	(109)
三史王生	(112)
陶小娘子	(115)
会昌狂生	(120)
韩生	(122)
蔡州攘灾	(124)
汪大郎马	(126)
三山福地志	(128)
狐撞钟	(136)
老学究	(138)
狐婢	(140)
少男老妇	(142)
讲学	(143)
奇女雪冤	(145)

达士报恩·····	(148)
鄙夫训世·····	(150)
刘子仪膏药·····	(153)
离垢园·····	(156)
邓无影·····	(165)
青州贾·····	(167)
秦吉了·····	(169)
叶生·····	(175)
画皮·····	(179)
青凤·····	(186)
娇娜·····	(193)
聂小倩·····	(202)
婴宁·····	(211)
陆判·····	(223)
红玉·····	(231)
商三官·····	(238)
辛十四娘·····	(241)
小谢·····	(253)
马介甫·····	(263)
葛巾·····	(274)
粉蝶·····	(282)
书痴·····	(288)
黄英·····	(294)
嘉平公子·····	(302)
白秋练·····	(305)
公孙九娘·····	(314)

河间郡男女

晋武帝时期，河间地方有一对男女，他们俩私下里偷偷地相爱，而且很幸运地结了婚。

不久，丈夫去从军，可隔了许多年都没回来，也没一点音讯。妻子苦苦地思念着自己的丈夫，等待他有一天回来。可她的父母亲等得不耐烦了，相信这女婿一定已经死在了战场上。于是，就劝女儿别耽误了自己，还是改嫁吧，可她不听，最后他们硬逼着她改嫁，女儿只得按照父母的意愿另嫁了一个男人。她虽跟着那个男人生活，可心里总是郁郁寡欢，时时思念着前夫，最后终于抑郁成病而死。

这以后，没想到她的前夫突然从边塞回来了！可家里空荡荡的，不见了妻子的踪影。他问起她的下落，人们告诉了他。他得知妻子死去的消息，心里十分悲伤，一个人来到她的墓前，嘤嘤哀哭不止，那种凄怆连周围的草木见了都要难过。他很想再见妻子一面，于是用铁锹掘开坟墓，打开了棺材，没想到她竟面目如生，睁开眼睛，坐了起来，两人惊异地面面相觑，不由抱头痛哭起来！

他小心翼翼地把妻子背回家去，精心照顾了几天后，她已恢复如初。女子复活的消息让后夫知道了，他马上赶来向前夫索要妻子。可前夫怎么也不肯给，说道：“你的妻子已经死了，天底下哪里听说过死者复活的事呢？这是天赐给我的，她已不再是

你的妻子了!”

那后夫不肯罢休,于是,两人为了这事打起了官司。地方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案子,觉得此事非同一般,作不了主,就将此案上报了司法部门。这事后来传到了朝廷里,有一个叫王导的大臣,启奏说:“以精诚感动天地,所以死者能复活!这不是一般的案子,不能以通常的法律来断案。臣以为,那女子应该属于开棺的前夫。”皇帝觉得他说得有理,就根据他的建议断了此案。

谈生妻鬼

汉代有一个姓谈的读书人，年纪已经四十岁了，可还没娶妻成家。不过，他自有解脱寂寞的嗜好，常常一个人捧着《诗经》朗诵读，好像在诗里能找到他所向往的美好生活。

有一天半夜，正当他读着《诗经》的第一首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时候，他的屋里突然出现一位容貌妍丽的年轻女子。她十五六岁，华美的服饰在幽暗中闪闪烁烁。谈生惊讶地凝视着她，恍然觉得仙女下凡！更令他喜出望外的是，那女子竟表示愿和他结为夫妇，一起生活。他觉得自己真像在梦境里一般。

不过，她特意嘱咐说：“我跟别人不一样，你切不可用火来照我！等过了三年以后，再照就无妨了！”

他们于是结为夫妇，以后还生了一个儿子。起先谈生一直牢记着女子的话，可当孩子两岁的时候，他的好奇心再也克制不住了！

终于他在一天夜里，当她睡熟的时候，他擎着燃烧的烛火，凑近她照视着。就在这一瞬间，只见她在融融的火光下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她腰部以上的身躯虽完好如旧，可腰部以下的躯体却变成了森森的白骨！

女子突然惊醒过来，悲切地说：“你辜负我啊！我已经快变成人了，你为什么不能再等一年，而急着用火来照我呢？”谈生见

自己铸成大祸，不由嗦嗦发抖，他向她表示自己的悔恨，可是一切已无法挽回！

女子泪盈盈地对他说：“我不得不跟你断绝夫妻关系，考虑到你贫寒不能自立，我暂且把孩子带走，再留下一件东西给你，且随我来！”

谈生跟随着她，飘飘忽忽地来到一幢宏大的宅子里，只见厅堂华丽无比，陈设的器具都是他从没见过的。女子拿出一件镶嵌着珠宝的裙袍，送给他：“你靠它将能自给！”说完，她从谈生的袍上撕下一片衣襟，藏在怀里作为纪念，然后飘然而去。

这以后，谈生迫于生计，拿着那件镶着珠宝的裙袍到城里去卖，马上被睢阳一个姓王的豪门买去，换得了一千万钱。

那王家的主人见了这裙袍，惊讶地说：“这明明是我女儿的裙袍，怎么竟会在市场上出卖？那卖裙袍的人一定盗了我女儿的墓！”于是马上抓来谈生，对他进行拷问。谈生一五一十地把这裙袍的来历说了出来，可王家怎么也不相信！

他们来到墓地察看，只见坟墓完好无损。接着又掘墓开棺，见女儿的那件裙袍仍在棺底。王家的主人叫自己的儿子来辨认这两件裙袍，发现完全一模一样！

王家这才信了谈生说的话，他们赠送给他许多财物，把他当作女婿来看待，还上奏朝廷请封谈生的儿子为郎中。

宋定伯卖鬼

南阳有一个叫宋定伯的人，非常机智勇敢。他年轻时，有一天黑夜在路上走，突然遇上了鬼。

他问道：“你是谁？”那鬼回答：“我是鬼。”鬼反问他：“你又是谁？”定伯想了一下，诳骗说：“我也是鬼。”鬼问：“你到哪里去？”定伯回答：“我准备到宛县的集市去。”鬼说：“真巧，我也去那儿！”

彼此一边说，一边走，走了好几里路。鬼渐渐走得没耐心了，说：“我们各管各走，太慢了，互相捎着走，你看怎样？”定伯说：“那太好了！”鬼于是先捎定伯走了几里路。鬼奇怪地问：“你好重啊，莫非不是鬼？”定伯回答说：“因为我是新鬼，所以身体重啊！”接下来，定伯捎着鬼走，那鬼轻得好像没有重量似的。就这样，彼此轮换了好几回。定伯问鬼：“我是新鬼，不知鬼忌讳什么？”鬼回答说：“最忌人啐唾沫。”定伯把鬼说的话记在了心里。

这以后，他们又重新独自步行。不一会儿，迎面遇到了一条河，定伯让鬼先过河。鬼就先下了河，渡水的时候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定伯跟着下了河，他渡水的时候，却发出了哗哗的响声。鬼奇怪地问：“你怎么有声音？”定伯说：“我刚死，不习惯渡水，可别见怪！”

彼此一路行着将要到集市的时候，定伯突然把鬼捎在自己的肩上，两手把鬼抓得紧紧的，跑得飞快。鬼一路惊叫着要定伯